

此书献给耕耘土地、眷恋土地、捍卫土地的乡亲们

一个女作家眼中的当代村庄

——侯冲村见闻录

雪静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这是一部题材独特,紧紧抓住时代脉搏,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管理模式的日记体长篇纪实作品,全书约二十万字,图文并茂。

南京女作家雪静深入浦口侯冲村,用眼观察、用心采访上至村干部下至普通百姓面对失地的困惑、面对农业产业调整的困惑,干部群众怎样携手一致奔小康、建设环保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过程。

侯冲村是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,村里成立了六个农民协会和一个党支部,称为“6+1”管理模式,协会分为种养殖协会、劳动就业协会、助弱扶贫协会、文体娱乐协会、公共卫生协会、计划生育协会和老干部老党员议事小组。协会会长由最有能耐、最愿意为大伙办事的农民来担任。支部建在协会上。三年前还背负110万元债务的侯冲村,通过发展农民协会,组织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,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和谐村”。在这里,我们看到协会是沟通政府与农民的桥梁,是农民合作经济、合作发展的维权器,是提高农民素质和话语权的大学校,是协调各方利益、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剂。中央和省市各大媒体已经对侯冲村的管理模式作了大量的报道。乡村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,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和管理模式的转变,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,也是应对历史性挑战和乡村治理危机的根本性选择。

如果说韩国的新村建设尚有大批的青壮劳力参与其中,那么中国的新村建设在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以后,将会是怎样一番图景?

一个作家,体验和感受当代农村生活,反映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的新变化义不容辞。在作家雪静眼里,出现了税费改革改变了2600多年农民向政府交税的体制的景观,当下农民要的是公平公

正,政府要的是向心力、凝聚力。侯冲村的老百姓敢跟村书记叫板,而村书记认为老百姓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。这就让作家悟到:一个典型的出现不是媒体一哄而上的暂时效应,也不是哪一任分管领导的政治标签,它是靠村干部和老百姓的实干精神换取的,特别是传媒相当发达的今天,人们再也难以为人造偶像而激动,再也难以为功利性的典型而振臂一呼了。

作者简介

雪静，女，满族，生于北方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研班，曾任文化馆创作员、宣传部宣传干事、杂志社编辑、副主编及执行主编。已出版和再版《半杯红酒》《旗袍》《夫人们》《粉领儿》等十余部长篇小说，并出版小说集两本，另创作和发表了近百篇中短篇小说，有多篇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杂志转载。其长篇小说《梦屋》荣获中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入围奖，《旗袍》荣获江苏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

2007年10月15日 星期一

去农村深入生活的计划我思谋已久了,尽管已经写了近十部长篇小说,但没有一部长篇是实实在在地反映当下农民的生活内容的。我在都市生活了十几年,每天与高楼和汽车为伍,特别渴望到偏远的乡村去,一来放松心情,更主要的,是感受一下已显得陌生的当下农村的真实气息。偶然在媒体中发现了一个叫侯冲的村庄,它自发成立了六个农民协会,且获得了民政部门的认可,并已取得初步的成绩。中国农民天然地有着寻求合作的意愿和能力,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农民要“组织起来”,当代农村改革的元老、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念念不忘“组织农民、转移农村劳动力”。而农民选择非组织性合作还是选择有组织性的合作,会根据自身的利益状况来确定。农村必须有以农民为主体的、反映农民真实意愿的、直接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专业合作组织。

这是中国农村建设的新鲜事物,我一定要去感受。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领导看到我申请到农村深入生活的报告,立刻与浦口区委宣传部取得联系,并很快得到了落实。

早晨九点钟,侯冲村文体委员朱远刚开车到江浦接我。上周三浦口区委宣传部部长董伟委派副部长黄琴及两位干事陪我到

侯冲村来了一趟,就深入生活一事与村支书陈家贵作了交待。陈书记立刻把朱远刚喊了过来,并介绍说:“这是我们侯冲村文体委员,雪静老师在侯冲采访行程由你全权负责。”朱远刚跟我一笑说:“人们都喊我刚子。”



花木扶疏的侯冲生态小区。

侯冲村是和谐社会新农村的典型,村里成立了六个农民协会和一个党支部,称为“6+1”管理模式,协会分为种养殖协会、劳动就业协会、助弱扶贫协会、文体娱乐协会、公共卫生协会、计划生育协会和老干部老党员议事协调小组,协会会长由最有能耐、最愿意为大伙儿办事的农民来担任。支部建在协会上。三年前还背负110万元债务的侯冲村,通过发展农民协会,组织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,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和谐村”。中央和省市各大媒体已经对侯冲村的管理模式作了大量的报道。乡村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。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和管理模式的转变,

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,也是应对历史性挑战和乡村治理危机的根本性选择。浦口区委宣传部推出这样一个典型,可以说是一次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再思考,一次对农村和谐构建的新感悟。

我作为一个作家,体验和感受当代农村生活,反映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的新变化义不容辞。

上车的时候我问刚子吃早饭没有,他回答没吃,并说没有吃早饭的习惯。

我说一定要吃早饭,早饭要吃饱,午饭要吃好,不吃早饭身体条件会下降。



侯冲村村部。

他说好,以后吃早饭。

车是一辆旧车,还是租的,如今公车都拍卖了,侯冲村没有公车,也许从前就没有公车。我问车租费多少,刚子回答:“每天至少一百元。”

车驰出江浦城区，沿路是老山风景，一望无际的绿色，平坦的公路，新鲜的空气。老山森林绿化面积占南京百分之七十三，被称为天然氧吧。穿行在天然氧吧中间，心旷神怡。

十几分钟后，车抵达永宁镇侯冲村，侯冲村在永宁镇上。村委会办公楼面对老山的北坡，一共三层，书记办公室在三楼。到了楼上，看看表已经九点半钟，陈书记办公室里坐了五六个农民模样的人，正据理力争地跟陈书记谈事情，我坐在一边静听，忽然想起媒体上的报道：“在侯冲村，农民协会会员敢跟书记叫板……”

眼前的一幕也许正是媒体中所报道的场景吧，我认真起来，这是个不容错过的观察生活的好机会。

……

陈书记：“我既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，也要维护村里的利益。”

村民之一说：“书记，我们互相都让一步，90亩山地，最起码要300万，组里要修1000米水泥路，现在水泥涨价，稻草涨价，砂石涨价，务工费涨价，270万我们怎么向村民交待，路也做不起来。头发丝子拴老虎，要以理服人呢。”

陈书记的手指在办公桌上比划了一下，立刻说：“270万，我们村委会做给你们看。”

村民之二说：“那村民的工作谁做？”

陈书记站起身，用右手做了个往怀中揽的动作说：“我们来做。”

村民之三说：“书记呀，话可以这么说，事情却没这么简单，村民天天到村委会来闹，你正常工作还干不干了？”

陈书记瞪着眼睛看大家，沉思。

村民之四说：“290万怎么样？要知道90亩地是增值的。”

陈书记转移话题道：“你们是村民代表，不要做今人不管，后人不见的事情。修路要监督到位，公开招标。钱花过了，路做不好，老百姓会骂你们村民代表，路多少钱一立方要精确算好，建筑质量最重要。”

村民之五：“270 万肯定修不好，路修不好，我们要挨骂哎。”

陈书记：“谁不挨骂？我也经常挨骂嘛。”

村民之五：“地位不同，承受能力就不同哎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陈书记又说：“总价超过两万元以上的项目一律公开招标，这事丝毫不能马虎。”

村民之一：“书记，290 万到底行不行？我们好去帮助管理协调。”

陈书记未语。

村民之三说：“书记默认了。”

几个人纷纷起身离去。

随后进来两个人找陈书记，陈书记让他们坐在对面的沙发上。

这时刚子走了进来，说：“雪静老师，住处安排好了，我们是否先到住处看看？”

我起身跟陈书记打了个招呼，与刚子一道离开村委会。

出来后我问刚子，“这些人为什么事情在跟陈书记争执？”

刚子说：“村里租用了组里九十亩地，每亩三万元，组里想用这钱修路，说 270 万不够，要让村里再多出一些。已经来谈过好几次了。”

“你们村够民主的，村民代表敢跟村支书论理啊。”我说。

“产业链、文化链、民主管理链构成侯冲村幸福链呀。”刚子把媒体上的话端出来了。

不一会儿就到了住地，住地在永宁镇上的一家小旅馆，叫五威宾馆，离侯冲村委会很近，步行只要十分钟。旅馆已经没有标准间了，卫生间公用，老板听刚子介绍我是南京来的作家，便让我住在他的家里，并解释说最近宁西铁路建设，这里住了不少工人，晚上会吵，洗澡也不方便。随后他就拿着钥匙去开门，穿过一条走廊，便到了他家门口，他家与旅馆连在一起，原是两套上下层楼房，后经改造连结在一起了。老板打开门后，久不住人的霉味扑鼻而来，窗帘都拉着。老板介绍说：“这旅馆和房子都是一个台湾老板的，现在台湾老板回去了，准备把这旅馆卖给我经营，一百六十万元。”

“那很值啊。”我说。

随后打量房间，房子很大，有门厅和别的房间，洗澡间和卫生间连在一起，朝阳的一间房给我住，拉开窗帘，阳光直扑到床上，立刻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，只是临街，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，关上窗子依然有很大的响声，估计白天黑夜都会如此。在乡村深入生活，能住在这里已经很不错了。

安置下行李，看看表不到十一点，刚子建议到镇上的文化站看看。

永宁镇文化站站长姓杜，叫杜正龙，是一位部队军转干部，圆脸，中等身材，微胖，四十多岁的样子，刚子介绍杜站长是永宁镇的文化人，会写，自己拜其为师傅。

杜站长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位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，有感召力，人十分热情。他带我领进文化站的一间办公室，有两位老者正埋头写着什么，杜站长介绍其中的一位说：“这是刚子的父亲，正为永宁镇写地方志，他是这里的文化人，会写毛笔字，会雕塑，还在南京获过奖，曾是学校教师，如今退休了，到这里来帮

忙。另一位与他坐对面的老者是刚子的叔叔,也是来帮忙的。”又跟两位老者介绍我说:“这是作家雪静,到侯冲采风,想给我们写一本书。”

两位老者热情地给我让座,杜站长随后到另间办公室接电话,我跟两位老者闲聊起来,首先谈到永宁镇和侯冲村,刚子的父亲立刻递给我一摞打印好的材料说:“这是刚刚写就的地方志材料,正准备送厂印刷呢。”

我翻看了一下,有几百页,这些材料足够我用了,于是就问起农村当下的一些状况。

“现在,农村百姓对干部的看法怎么样?”我问。

老者答:“比从前好多了,从前的干部一天到晚追着老百姓要钱,农民要交这个税那个费,现在不交税了,从2003年起,农民种田有补贴,稻子每亩补贴20元,工业反哺农业,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很高,自古农民要交皇粮国税,现在不交了。过去人们把干部和老百姓的关系比作公鸡与蜈蚣的关系,始终处在一种对立紧张的状态,现在的确比从前好多了。农民种一亩田最多收入四百元,就算会种地了,那么投入多少呢?投入比收入还多,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跟他要钱,他不恨你才怪呢。现在好了,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当高。”

“如今农民感到最有压力的是什么呢?”我又问。

两位老者几乎异口同声回答:“人情份子负担过重。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,过去上份子50元就够了,现在最少100元,一般都要200元,每家每年都要有四五千元的份子支出,盖房子上梁,老人做寿,子女结婚等都要出份子。有人干脆不做寿了,老人过生日悄悄请家里的亲戚吃一顿就行了。村里如今温饱是解决了,真正小康还谈不上。”

说话之间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，杜站长喊大家一道去吃饭，饭店在街的另一边，一位中年男士指着一辆摩托车说：“我带你过去。”

我从未坐过摩托车，有点紧张。

他说：“不要怕，我开慢些。”

坐上摩托车，眨眼功夫就到了饭店，饭菜简单，四菜一汤，席间知道骑摩托车的中年男士是永宁镇的电影放映员，姓陶，我就管他叫陶放映。陶放映说今年的放映任务他已经完成了。

我问农民现在还喜欢看电影吗？每家都有电视机，电影频道每天都播放电影。

陶放映说：“农民喜欢看露天电影，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互相说说话，那种气氛好。”

“现在乡村都放什么电影？”我又问。

“战斗故事片，还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片子，最近我在放映一部《暖春》，大伙儿都说好。”

话题由电影又扯到当今的干部头上了，杜站长说：“如今群众口味高了，干部干得再好未必合他口味，让他认可，农村工作还是难干。”

是不是有些人把“和谐”的含义给理解歪了？认为干部怕闹事，只要谁出来闹事，干部就会花钱买平安？

“有点这意思，过去村里有些泼皮专钻这样的空子。”陶放映说。

我笑笑，“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公平正义法律的基础之上，离开这三点，和谐从何而来？”

“是呀是呀。”几个人同时感慨。

吃饭的时候，刚子不在，他被召回村委会办事去了。



村部门前的廉政民主墙。

我得知陶放映如今供两个孩子上大学,全家的收入就靠他每年放电影,如今放电影也承包了,仅在永宁镇一年就要放够三百场。

陶放映似乎很有酒量,我担心一杯白酒下去,他的摩托车会不会东倒西歪,可他照骑不误。

饭后我到宾馆休息了一会儿。

下午,刚子喊我去看手狮队排练。

驱车奔往侯冲村朱家营的路上,公路两边高耸的树木结出三角形的果子,有的发黄,有的已成朱红色,与绿色的树木相衬,十分耀眼好看。我在城里从未见过这种树,便问刚子这叫什么树,刚子说:“这叫栾树。”

栾树在秋天最盛,冬天枯萎。

下午三点,抵达朱家营邵金贵家,小院内很是热闹,邵教练正

在指导六名弟子排练节目,准备重阳节在江浦凤凰广场登台献艺。据说,手狮舞的发源地就在永宁镇的朱家营,始于太平天国时期。邵金贵是熟练掌握这项民间艺术的艺人之一,他的技艺来自祖传,第一代艺人是爷爷,第二代是父亲,到了他这里已是第三代传人了,他曾带领弟子在南京为来访的德国莱比锡市市长表演过,今年9月13日,6名弟子又随南京代表团赴德国莱比锡市,参加在那里举行的“中国日暨南京日”活动,受到德国观众的热烈欢迎。

手狮舞需要足够的体力,一般由男人舞弄。如今村里的许多男子外出打工,我便看到了女子们的飒爽英姿,她们像男子一样在地上摸爬滚打,翻卷自如。

手狮舞在表演形式上与众不同,通常流行的舞狮是一人舞狮头,一人舞狮身狮尾,两人密切配合,协调动作。而永宁手狮每只长约15米,重约25公斤,用竹编扎,以麻布和彩丝装成狮子模样,撑以木棒,可单人舞动,也可群嬉。

刚子跟邵队长介绍我说:“这是雪静老师,到我们侯冲来采风的。”

邵队长礼貌地跟我握了握手,他大约五十岁的年纪,穿着棕色的羊毛衫,脸上潮呼呼的有汗,我们来之之前他指挥队员们刚刚练习了一遍。见我手持相机,一副采访的架势,便招集队员们再表演一遍。音乐响了起来,女队员们立刻随着音乐舞动,不一会儿,两位小伙子顶着大狮子头进场了,手狮舞的高潮到了。我不停地拍照,总的感觉就是欢天喜地又别具一格。

表演结束,队员们个个一身汗,特别是几个女队员,坐在屋檐下喘息,我想知道他们去德国的感受,便问了起来。

“德国给你们的感觉如何?”

回答:“没有亲情,太寂寞,大街上看不到人,都是车。”



队员们在排练手狮舞。

“如果让你们选择住在德国，你们会吗？”

“不会，那太寂寞了，受罪，人跟人基本不来往，说话都静悄悄的，在那里呆几天我们都感到憋闷。但他们素质礼貌过硬。”

这时，五十多岁的邵队长凑过来，因为名额的限制，他没有机缘去德国，可他没有怨怪的情绪，祖传三代的手狮舞，到了他这代，还会继续传下去。

我说：“手狮队要培养接班人啊！”我指指其中的一位男青年。

“他不，你看他这样子，坐没坐相站没站相。”邵队长故意说。

男青年立刻站起来争辩道：“谁说我没坐相站没站相啊？”

连德国莱比锡市市长都说我长得漂亮，还跟我合过影呢，南京市委书记也跟我合过影。”

我认真打量男青年，除了皮肤黑些，五官长得端庄，身材修长，而且特别有个性。后来我得知邵队长是他的亲二叔，他叫邵飞，与另一位叫朱远辉的男青年跳大狮子舞。

又聊了一会儿，得知队员中的一位女子是侯冲村支部书记陈家贵夫人，我肃然起敬，村支书夫人在侯冲应该说是千人之上，可她却像一位普通人一样当手狮队员。我认真看了她一眼，身板结实，脸如满月，一口整洁的牙齿。后来我提议到她家看看。

“陈先翠，作家要到你家里看看。”邵队长喊道。

“什么，到我家看看？”陈先翠先是一愣，随后笑笑，起身跟我们一起走了。

路上，刚子夸她很能干。

陈先翠说：“家里的农活没人干，我不干谁干呢？我一边当手狮队员，一边还种了一百亩苗木。人是受累的命，不会有福享的。”

陈书记家就在朱家营村口，跟普通人家一样，上下两层小楼，一扇铁门，一楼窗子上写着苗木销售的字样，难怪路上夫人说她种了一百亩苗木，自产自销。房间里没有什么豪华的摆设，都是很普通的生活用品。夫人边带我们看房间边说：“我们家简单，没什么东西。”

陈书记家的简单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期待看到的豪华陈设显然没有，上下楼都打量过了，除了村民几乎家家都有的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，再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了。

陈先翠怕我笑话她家里的简单，不停地：“我们马上要到复建小区扩建一期那里去住了，在那里买了房子，所以这里也没怎

么搞。”

复建小区是侯冲村的明星工程,据说是江苏省第一个环保农民小区,小区边建了一个秸秆气化站,是典型的节能循环经济。省市中央媒体都报道过了。

从陈书记家出来,我建议到复建小区看看,刚子说:“明天吧,今天太晚了。”

我只好从命。

晚上有点紧张,第一次住在乡村的小旅馆里,房间临街,车辆不断地来往奔驰,我难以入眠。房间没有电视机,我只好不停地翻



侯冲复建小区生态文明的标志——秸秆气化站。

看《金陵瞭望》有关侯冲的专刊《我的侯冲,我的理想》,上面辑录了中央到地方数家媒体对侯冲村的报道。我认真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发生在侯冲村的小故事,将上面的人名字记录下来,准备着下一步的采访目标。